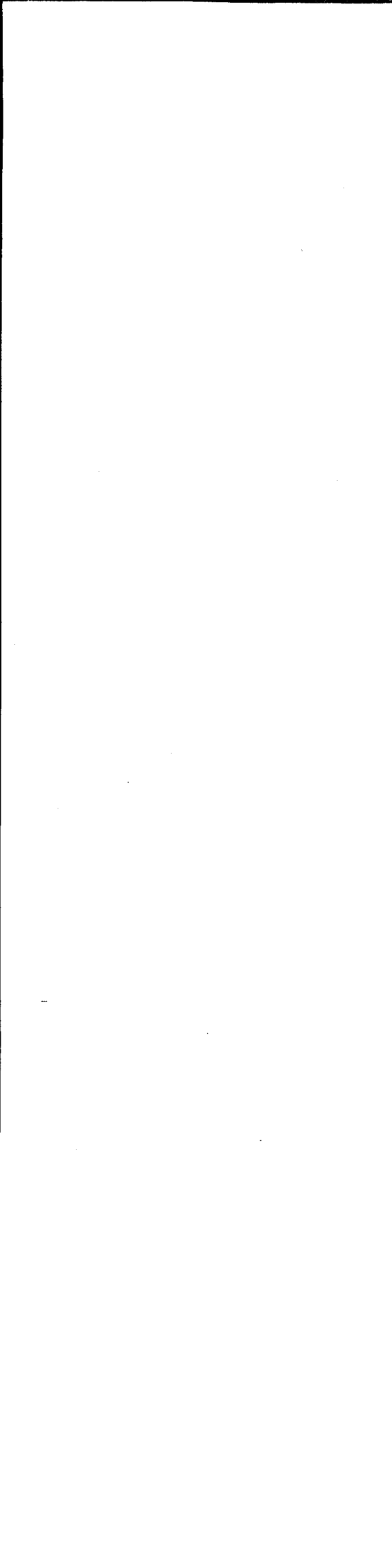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四一種

吳耿尙孔四王全傳

弁言

這本「吳、耿、尚、孔四王全傳」，是清代的著作，但不知出於誰手。吳指平西王吳三桂並及其孫世璠，耿指靖南王耿仲明及其子耿繼茂、孫耿精忠，尚指平南王尚可喜並及其子之信、之孝輩，孔指定南王孔有德並及其女四貞、女壻孫延齡。這四人（吳三桂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、孔有德），本來都是漢人明臣，終都降滿叛明，因戰功而得王封。但其最後，無不由於「走狗死，狡兔烹」，不得善果；或則及身受戮，或則禍延子孫。其中情形比較特別的，是定南王孔有德。他爲清人經營天下，所至有功。但順治九年桂林一役，大敗，有德自焚死，一家一百二十人皆被害；祇留一女，名四貞；後送入宮，爲太后養女；算是酬庸，實爲安撫有德舊部，故旋「封四貞爲和碩格格，掌定南王事，遙制廣西軍」。四貞嫁孫延齡，「夫以妻貴」，後奉旨鎮守廣西；及吳三桂反清，延齡響應，卒至慘死。

所以，這本「吳、耿、尚、孔四王全傳」，是富有所謂「教育意義」的。

所附金壇獄案（計六奇）、戴重事錄（章學誠）及黃心葵事記，亦均爲清人之作；內容都與「全傳」無涉，因「全傳」篇幅不夠，故以湊數耳。（了然）

吳耿尙孔四王全傳目錄

平西王吳傳……………(一)

靖南王耿傳……………(二七)

平南王尚傳……………(三三)

定南王孔傳……………(二九)

附錄

金壇獄案……………計六奇(三五)

戴重事錄……………章學誠(四一)

董心葵事記……………(四七)

平西王吳傳

吳三桂，字長白，遼東籍，高郵人，提督京營吳襄子也。幼試武舉，出華亭董宗伯其昌門下。以父廢，得官。歷都督指揮，積勳至大總戎。崇禎十四年，薊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，會八鎮兵於寧遠，三桂偕王樸、馬科、楊國柱等與我朝兵戰於松山。國柱敗沒，三桂與樸等俱夜遁。樸被誅，而三桂僅鐫秩。未幾，奉命鎮守寧遠。三桂年方及壯，曾冠諸軍，北門鎖鑰籍無恐。

十七年春，闖賊李自成由晉入燕，漸逼京師。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邊地，速召三桂入衛。陝督余應柱亦上言：聞賊勢大，非全力注之不可；請調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眞、保之間，併力協勦，度賊可滅。廷議以棄地非策，疏請不報。

三月，自成破陽和，賊將入眞定，京師戒嚴。始信麟徵、棄寧遠；封三桂平西伯，飛檄令入關東討賊。三桂被命遷延，不即發；簡閱步騎、攜挈人民，徙五十萬衆，日行數十里。十六日，次山海關，而昌平陷矣；二十日，抵豐潤，而都城陷矣。三桂聞變，回至關門，頓兵不進，猶豫未有所決。自成聞三桂回師，據關執其父襄，令作書招之。略曰：汝以君恩特簡，得專閫任，非眞累戰功、歷深資也。今汝徒飾軍容、怯懦觀望，使李兵長驅直入，既無批吭搗虛之謀，復乏形格勢禁之力。事機已去，天命難回。吾

君已逝，爾父幸存。嗚呼！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。及今早降，不失通侯之賞，猶全孝子之名。萬一徒恃憤驕、全無節制，主客之勢既殊，衆寡之形不敵；頓甲堅城，一朝殲盡，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，身名俱喪、臣子均虧，不大可痛哉！遣降將唐通賫銀四萬犒師，並襲手書以往；而別令賊帥率兵二萬，守關拒三桂。三桂得書欲降，爲書覆父，有「國破君亡，兒自當以死報；今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，兒又不得不勉遵嚴命」等語。適有愛妾陳沉在裏所，爲自成奪去。三桂詢知，大憤；乃遣使乞降於我朝，求其討賊。

時，九王統兵十餘萬，西向以觀動靜；總督洪承疇及三桂舅祖大壽皆在本朝，親信用事，求發兵助中國。三桂又自潛詣大營，承疇、大壽卽引見九王，遂定盟起師。先是，三桂佯受賊犒師銀，而襲殺其守關兵殆盡，賊師負傷遁歸；至是，傳檄遠近，略云：闖賊李自成，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，日色無光，妖氣吐燄；豺狼突於城闕，犬豕據於朝廷。又云：弑我帝后，刑〔我〕縉紳；戮我士民，掠我財物。二祖、列宗之怨恫，天壽淒風；元勳懿戚之誅鋤，鬼門泣日。又云：周命未改，漢德可思。誠志所孚，順能克逆；義兵所向，一以當千。試看赤縣之歸心，仍是朱家之正統。自成聞之大驚，自率兵六萬東行，以禦三桂；挾太子、二王、吳襄自隨，僞將劉宗敏、李過等皆從前鋒。至永平，三桂與之十三戰，無勝負。及自成大隊至，薄三桂營，拔之，進圍山海城數匝；復

分兵從關西一片石出口，東突外城，逼關內。三桂不能敵，九王度勢已急，統大兵馳至；英王率二萬騎，從西水關入。三桂見九王，薙髮稱臣，令關內兵悉薙髮；迫於戰期，兵不及薙髮者，裂白布三條纏縛於身爲別。九王居後隊，三桂爲前鋒；九王令三桂先與賊戰。既而遣鐵騎繞出吳兵之右，以標爲號，急擊賊兵。劉宗敏負重傷，自成大敗，走永平；英王、豫王急令三桂追之。自成一日夜馳入京師，仍立十二塞於城外。大兵攻之，連拔八塞，斬首二萬級。自成大懼，令僞將上城巡狩；遣唐通出戰，爲三桂參將馬有威所殺。自成益窘，乃遣使議和。三桂曰：還我太子、二王而後罷兵。自成出太子，見三桂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、指揮范玉各率兵一千，用賊旗幟，東西設伏；俟太子出，疾擊賊營。又令都司耿士良率大兵爲應，以奪太子。自成果中伏，大敗；然所出者，非眞太子也。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，三桂射殺左右挾者；自成遂斬襄，懸其首於城上，並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。四月三十日，縱火焚宮殿，棄京城而去。三桂見火起，料賊必西走，戒諸將勿入城救火，分路追賊；及於定州之清水河下岸，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，爲三桂所斬。軍士斫祖光先馬，光先墜，傷一足，自成復大敗走。三桂在定州，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；將奪回金銀散給將士，三軍感悅。聞自成屯兵眞定，與遼東巡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。自成屢敗而憤，復勤精騎迎擊三桂。三桂張二翼以進，斬僞將三人、首萬級。自成復益兵搏戰，率諸賊師直逼營前；大罵曰：今日決一死戰，勿令外國來

助，乃爲豪傑耳。三桂分兵迭戰，自辰至酉，互有殺傷。會東風大作，黃沙蔽日，賊營旗倒馬蹶。自成急收兵，三桂射之中脇，遂拔營西遁；渡固原，入山西。三桂乃還軍京師。

時，九王已定燕京，奉命攝政；以三桂有大功，晉爵平西親王。南京復，福藩僭立，以三桂討賊復讐，晉爵薊國公世襲，贈父襄爲遼國公、母祖氏遼國夫人，遣使臣沈廷揚海運米十萬、銀五萬犒之；三桂弗受。八月，復遣使臣左懋第、陳洪範賫銀、幣謝我朝，並勞三桂。懋第等至，謁三桂，出銀、幣，且致福藩意。三桂謝曰：時勢至此，我何敢受賜！惟有閉門束甲以俟後命耳。懋第被羈北京，洪範南還，始知本朝渡江之志。時，自成走至平陽，發兵守隘；攝政王命三桂統大兵追賊，入山西。自成數戰不勝，遂走西安。

明年春，三桂復率兵西伐，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；三桂率鐵騎衝陣，所向披靡，斬首數萬，賊衆大潰。自成遂出武關，南走荆、襄。大兵既定三秦，復追賊入楚；自成走死羅公山，其衆降於何騰蛟，闖賊遂滅。

順治七年庚寅，是時餘逆未靖；桂王僭號永曆黔、滇、蜀、粵之間，猶阻聲教。世祖命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、平南王尚可喜、嗣靖南王耿繼茂統兵南下，以清宇內；三桂由秦入蜀，郡邑皆迎附。

九年，永曆走安隆；張獻忠餘黨孫可望以兵迎之，遂遣僞將劉文秀、王復臣收復四川。文秀善撫士卒，多樂爲死；蜀人聞其至，所在響應。重慶、敘州諸郡邑爲三桂所克者，次第失陷。三桂迎戰，輒不利，乃斂軍退守保寧。文秀躡其後，惟恐失敵。復臣諫曰：三桂，勁敵也；且我軍驕矣。以驕軍當勁敵，能無失乎？不聽。至保寧，又諫曰：毋圍城；圍則兵分力弱，師老財匱。文秀曰：三桂坐守孤城，計日可下；將軍何怯甚也！令張先璧軍其西南。先璧驍將，號口神；軍容耀日，然勇而輕敵。三桂巡城至西南，曰：是可襲而破也。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，果驚潰。轉戰而南，至復臣營；營爲亂軍所擾，又阻以水，勢遂不支。三桂乘勝合擊，復臣手斬數人，圍者益衆；乃曰：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，豈其可爲敵所辱！遂自刎。文秀解圍去。三桂按兵不追；曰：平生未見如此惡戰，特遣一着耳。令如復臣言，我軍休矣。文秀旣敗退，三桂益統兵進，四川遂平。

十五年戊戌，大兵三路入滇。經略洪承疇，由貴州大路取雲南，與僞將李定國相距於曲靖；征南將軍趙布太，由廣西至黃草壩而入；三桂，則由四川至遵義水西，以取滇省。永曆走永昌，遂遁入阿瓦。以蕩平功，上命三桂總統全師，鎮守雲南；而經略及將軍、貝勒等，俱復命。

始，三桂西征，留長子於京師，以固朝廷意。其子寵眷有加，旋尚主爲額駙，恩禮

優渥，亞於親王、貝勒；而三桂包藏禍心，日伺釁以動。世祖賓天，三桂入臨；慮廷議見留，乃提兵遠道三（？），絡繹啓行。三桂未至，前驅在燕者人馬塞途，居民走匿。朝廷恐其爲變，令於京城外塔廠設祭；三桂哭臨，成禮而去。吏、兵二部選用文武官，三桂欲市恩於人，每以藩府龍鳳下批；咨部曰：某爲某守令，某爲某參遊。雖部選以定例，必撤回而用藩府所咨選者：號曰「西選」。西選之官，幾滿天下；所選官蒞任，督撫大吏亦改容加禮，惟恐得罪藩府也。三桂自討闖賊、平藩以來，幕府故舊散亡殆盡；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資惟穎敏者，授以黃石素書、武侯陣法，以備將帥之選。一時少年浮夸之士，人人自以爲大將材也。所收士卒，又皆孫可望、李定國、張獻忠之勁旅，故部下多勇健善鬪。鎮滇據守，戰馬漸倒斃，而川馬力弱，難以臨陣；三桂密諭養子陝西總鎮王屏藩、王輔臣等選西馬之勇健者，歲進三千匹，皆從西番繞道至滇。兵火之後，在在凋敝，所征財不足以充府藏；因招徠商旅、資以藩本，使廣通貿易，殖貨財以給軍需。又以遼地產參、利盡四海，而連、附獨出巴蜀，因嚴私採之禁，設官監之、官收其直而鬻於市；犯者至死。當是時，三桂自以滇中形勢，南拒黔、粵，西控秦、隴，財用富饒，兵甲堅利；且治軍嚴整、號令肅然，屯守攻戰之宜，無不畢具。乃復僞爲恭敬，虛懷延納。由是，將士樂爲之用，民心亦翕然歸附，強藩雄鎮咸受其籠絡。其不軌之志，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

康熙十一年秋，上以三桂逆謀漸著，欲先發制之。以其乞師入關，有功社稷，不欲顯正其罪，特召三桂移鎮關東，予以世職；蓋欲銷其逆志，以功名善終也。詔至雲南，全藩震動，反謀益急。然恐舉兵滇、蜀，所在阻隘，不能全進；謀至中原，據腹心以至指臂，長驅北向，可以逞志。乃拜受詔命，待使者益謹，而陰部勒將吏。使不知狡謀，乃日以上命促之；督責過深，頗凌辱其將吏。始請改期，繼請緩行，皆持不可。三桂欲迅，恐其下不從；乃設宴大會諸將，酒三行，起而嘆曰：老夫與諸君共事垂三十年，今四海昇平，無所用；吾輩行且遠矣，未知聖意所在。且盡今日歡，與諸君敘故；未識異日復相見否！諸將聞言，皆泣下。時有十三太保者，皆藩下都統、佐領官；三桂寄其心膂，令將強兵護藩府。至是，皆喻意；約期待變。

越兩日，使者促益急。三桂下教會諸將曰：行期迫矣，朝廷之嚴譴不可逃也。若使臣之驅策老夫，不意至此！諸君行矣，毋使徒受使臣辱也！諸將怒曰：行即行耳，何相逼爲！三桂復慰之曰。朝命也，誠不可緩。但向者諸君得處此土以有其家、以享富貴，伊誰之賜？願諸君思之。諸將皆稽首曰：邀殿下之福。曰：非也。諸將曰：然則，君上之恩。曰：是已，未盡然也。昔我受先朝厚恩，待罪東陲，值闖賊構亂，召衛神京；計不能兩全，乃乞師本朝，以復君父大讐。繼平滇、蜀，得棲息於此。今日之富貴，皆先朝餘蔭耳。故君之陵寢在焉，可無別乎（先是，辛丑冬，三桂兵臨阿瓦，檄取永曆以

歸，縊使貴陽府治，殮其遺骸，藁葬府城外；故云爾。諸將皆拜，聽命。於是，卜日謁陵。先期，復集諸將謂之曰：別故君，當以故君之衣服見。指其首曰：我先朝會有此冠乎？指其身曰：我先朝會有此衣乎？老臣且易服以祭，諸君其預圖之。諸將皆曰：諾。乃下令三軍，擇某日啓行，趣使臣先發。至日，各具漢官威儀，集陵下。三桂易方巾素服，酌酒山呼，再拜慟哭，伏地不能起，三軍皆哭，聲震如雷，人懷異志。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。將行，復下教屬將吏曰：老夫耄矣，行且戍邊；惟是戎伍之事，不可以不習。明晨，當於郊外大閱，後期者按以軍法。向曉，鳴鼓角，整隊伍，軍容肅然。三桂披甲上馬，揚鞭疾駛，發三矢，皆中的。長槍大劍，畫甲雕戈，羅列左右；每馳馬一回，卽於馬上接一器運之，風馳雨驟，英武絕人。其意，欲以力詘衆心也。

癸丑冬，三桂就道，命前隊先行，自擁大軍殿後；日行三十里。行數日，卽稱疾不起。撫臣驅之急，使者日三、四輩至榻前，詞益峻、色益厲。三桂堅臥不起，諸將數來問疾，勸進藥餌，不聽。故以言激之曰：吾疾在心，豈藥石所能愈乎！想曩者披堅執銳，身經百戰，開拓疆宇，有大勳於王室；章皇帝不以老臣爲不肖，錫之藩封，載在盟府。今撫臣一外吏，相凌乃爾。一旦入國門，付廷尉，我豈有生路耶？諸將聞言，果忿忿而出，軍士裹甲露刃，矢在弦、馬塞道，風動塵生，日色慘澹，居民皆駭走；襲執撫臣殺之，持其首見三桂。三桂頓足失聲，以頭搶地曰：爾輩殺我！爾輩殺我！我三百口，

死不旋踵；卽爾輩亦且族矣。諸將大呼曰：唯有反耳、反耳。三桂大喜，霍然而起。卽部署諸將，囚執二使，以撫首祭旗纛。其妻聞變，哭而出曰：殺吾兒矣！以長子尚口主，留京爲質故也。三桂不顧，傳檄四方；前隊在荆楚者，皆舉兵反。奉使筆帖式王新命，乘間得脫；疾馳五晝夜，至京師，赴兵部告變。至則，以手抱柱，目上視，氣厥不能出一語。堂吏見新，知有異，急以湯灌之，半日始甦。乃大言曰：三桂反矣！撫臣被殺，使臣見執矣！舉朝震動。

貴州提督李本深，張獻忠勇將也；從孫可望入京，後鎮黔中，陰與三桂往來。至是，遂從之反；發兵守險，聲勢甚大。貴撫曹申，以片紙書「三桂造反，本深作亂」內之函，插雙羽，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，所在戒嚴。陝西提督王輔臣聞三桂反，卽欲舉兵爲應；因寧羌告警，以請餉不給激怒軍士，卽回秦州，據平涼以叛，誘降我鞏昌游擊袁成棟、協防階文岷洮參將潘瑀、臨洮遊擊曾文耀、蘭州遊擊董正己，遣趙、陳兩僞總兵進屯鞏昌，攻陷河東諸州郡。三桂以輔臣爲僞鎮西大將軍。陝西總鎮王屏藩與輔臣俱受僞諭、僞印，密相聯結；聞輔臣叛，遂據守城隘，發兵以應吳逆入秦之師，爲西道主。三桂以屏藩爲僞將軍。時有欲求先朝後以繫人〔望〕者；有欲疾行渡河，全師北向者；或勸下九江、扼長淮，以絕南北運道；或勸據關東、巴蜀，塞穀函以自固。三桂皆拒弗從。甫至湖南，遽僭大號。改常德府治爲行宮，易黃瓦不及，以漆黝之。築壇衡山下，告

卽位於上帝，建國大周，改元利用。復於山下結蓆廠萬間，爲受朝之地；文武以次，稱賀舞蹈。未畢，大風忽起，蓆廠捲入雲中，俄而驟雨如注。逆黨草草卒事，識者早知其不克終矣。

於是，三桂以其壻胡國柱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、武英殿大學士，與其將李本深攻陷湖南諸郡，規圖進取。以其姪吳之茂爲僞西蜀大將軍，與屏藩、輔臣合兵破甘肅、下臨鞏，駐師隴右，謀據關中；與我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、巡撫蔣善、靖逆將軍張勇、提督王進寶相持於武關。三關諸將，惟屏藩最善用兵；每出偏師，絕糧道、斷驛站，以隔燕、秦音耗，散布流言，煽動三秦，我軍數爲所困。以其姪吳世寶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，率兵下廣西，降我嗣定南王孫延齡、廣西提督馬雄；三桂封延齡僞臨江王，授雄僞東路都總官。以其將馬承蔭率兵〔下〕廣東，降我平南王尚之信，俾仍掌藩事；授藩下都統王國棟爲僞輔翼將軍，協守廣東。復遣使至福建，招靖南王耿精忠；至臺灣，招鄭成功子經；使各起兵侵擾閩、粵，以分我軍勢。精忠、經皆通款於三桂。

其時，本朝之大將軍鎮守岳州，與吳逆相持者，爲川湖總督蔡毓榮；將綠旗兵，與督臣協守三楚者，爲江南水師提督楊捷；統滿兵與提臣爲犄角，以繞吳師者，爲大將軍賴塔；奉命招撫楚、蜀，以輯寧軍民者，爲大將軍公圖海；總統諸師，擁重兵爲南北聲援者，順承郡王也。當三桂起滇南、窺荆楚，本深應於黔，精忠叛於閩，之信、延齡

擾於粵，巴蜀旋破，鄂、岳告急。王輔臣據平、固，下隴右；王屏藩出陽平關，圖鳳翔。人心搖搖，當官無固守志，天下事幾不可問矣。幸天奪其魄，逼洞庭而不卽渡，得劍南而不能守，僅徘徊衡、湘間；此乃天命，非人力也。又：三桂初發難時，洛邑頑民，猶思祿父；故訛言煽動，所在響應。耿、尚二王及臺灣鄭氏，皆通使往來。及聞其南面自尊，建號改元、設官製曆，由是天下解體，角材而至者，皆思有以詘之矣。自癸丑軍興，滇、蜀之間屢歲不登，米一石價五、六兩，鹽價三、四百錢一斤。軍需孔殷，則加稅；田畝地丁，額徵畝至五、六錢。徵催嚴迫，怨聲四起。故所破州縣，旋得旋失。加稅不足，又於雲南、麗江等處鑿山開礦，採取金銀；日役苗夷萬人，土司多忿怨。而三桂窮極奢慾，愛妾陳沅，自收京時仍覓得之，攜之入蜀、入滇，寵以專房，晝夜聲色自娛，不理軍務。脅從之衆，日引領以望王師之至。

十六年丁巳，大兵定浙東、下八閩、入兩粵，精忠、之信旋皆反正。延齡爲馬雄所軋，謀復背吳，事泄被殺。鄭氏亦退屯島中。閩、粵既定，三桂之勢益孤；王師無東顧憂，遂併力西向。王輔臣據守平涼，與張勇等相持三載。輔臣承僞旨，屢以王爵餌勇，遣僞守備陳旺賈僞諭、僞印並吳之茂密書至，勇卽遣子雲翼從口外入京奏聞，與陝西提臣王進寶、孫思克進攻益力；河東州郡，漸次恢復。輔臣勢蹙，遂率平涼、慶陽、固原諸郡州以降。大軍乘勢謀取漢中、興安，分兵五路，屢有殺獲。三桂漸老耄，援秦之

師不繼；所得州縣，以次仍失。屏藩、之茂據關平關爲平涼聲援，輔臣旣降，屏藩之勢益弱，屢爲大軍所挫，後戰敗，自刎死；之茂遁入成都。秦省蕩平，王師遂由隴入蜀。夏國相同李本深規取楚地，與我督兵提臣滿師等軍隔洞庭湖扎營；湖中飛矢雨礮，晝夜不息。國相等不能進取尺土，士氣漸沮。順承郡王遣大臣遺書三桂，三桂不從。

明年戊午，王師四集，湖南故土奄然歸定。時，三桂已退守成都，本深見勢不支，謀復歸順；大將軍公圖海遣使諭以威福，遂降。國相西遁。三桂抗命，藉命苗兵爲助，所爲標槍，發無不中。傳數十苗兵扼險而守，百萬之衆，莫可誰何。至是，皆遁歸。胡國柱爲逆藩額駙，百執袴習（？）；每出師，一切服用玩好、奇花怪石、棐几湘簾、茶鐺博具，悉載以行。軍壘未定，先爲經營；日以詩酒自娛，不以軍事爲意。及王師壓境，國勢日逼，國柱密謀急歸順，有謀士爭之曰：王以大任屬將軍，將軍足一動，則黔中斷左臂，滇南援絕、荆楚解體，王之全局俱敗。且將軍今日降，明日誅矣！與其降之死，不若力戰而死。國柱意已決，不聽。馬寶亦力爭不得，乃馳告三桂。值中秋，三桂方擁歌姬與所嬖陳沅臨軒玩月；忽國柱變聞，大呼曰：吾事去矣！卽氣噎仆地，遽絕。左右姬妾，莫不遑駭；急救之，不復甦矣。

三桂死，夏國相等扶其孫世璠於柩前嗣立；築園寢於成都，皆僭踰制。後大兵破蜀，發其塚，粉骨爲塵，無餘骸焉。三桂構逆凡五年；卒，七十有五。嗣孫世璠，僭號雲

南，改元洪化。以五華山宮爲宮城。昔僞永曆在滇築宮於五華，三桂益廣其址，繚以重垣，俯以傑閣，極土木之盛；至是，遂駐軍焉。拜僞大學士夏國相爲上柱國左丞相，宮府機宜，咸諮詢之。拜僞將軍馬寶爲元帥，專司閫外。

先是，靖逆侯張勇密奏搗薄之策，上命議政親王會議，未報。至是，命大將軍多羅貝勒、大將軍公圖海從貴竹大路，駐軍曲靖；而平南將軍賴塔率平閩、粵之師，由廣西入滇，屯黃草壩。會軍進討，雲南大震。自粵入滇，有石門道之險；兩山矗立，中通車馬，一人守隘，萬夫莫窺。平南兵至，奪於先聲，守兵皆撤營遁歸；大軍過險，衆志始定。吳軍於要路聯接營寨，以拒我師。一夕傳言，關神顯聖，敵疑我軍劫寨，自相殺；天明始散，遺皮盔、皮甲無算。吳軍恃苗兵，鐵槍發必洞腋；我軍以鳥槍制之，團牌十、伏槍百，火至齊發，苗兵多死。

是時，吳軍於石虎關口築礮臺二座，臺前飭田百頃，鑿池爲淖。時值播種，上插青秧，以陷馬足。我軍偵知，夜傳令軍士各備泥一升、竹梯千乘，迂道至關下。先以泥實地，乃附竹梯蟻登，矢石雨下，屍與臺等。欲至第六次（？），吳軍不支，悉遠遁。我軍反據其上，開大礮擊之，死者萬數。馬寶將大兵居外，我撫遠大將軍公圖海日遣使賫金幣至其營，諭以朝廷威福；寶惑於利，心動。復縱反間，謂寶將擁衆入城，謀不利於孺子，世璠頗信之；軍糧調遣，每不如其所請。寶衆進退維谷，圖公以愛子爲質，誘令